

清·錢儀吉輯
清·同治七年刻本

經

苑

(四)

台灣大通書局印行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二

宋 呂祖謙 撰

北山之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

養其父母焉李氏曰孔子曰公則說若不均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將怨矣觀大東之

詩則有粲粲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有息偃在牀者有不已于行則天下安得而說服哉

人風議皆大夫之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音起借借音皆士子朝夕從事王事

靡盬音憂我父母

李氏曰杞枸杞也左氏昭十二年有圃生之杞杜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一

元凱注云世所謂枸杞者。毛氏曰借借疆壯貌

說文曰借強也。朱氏曰大夫行役陟彼北山采杞而食

也。○毛氏曰士子有上事者也。○鄭氏曰朝夕從

事言不得休息。○朱氏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言

以王事而貽親憂也

溥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音賓莫非王臣大夫

不均我從事獨賢

毛氏曰溥大率循濱厓也孔氏曰九州海環之濱是四畔近水之處

王氏曰取數多謂之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丁與

此同義孔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事。○朱氏曰言

土之廣臣之眾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

斥王而曰大夫詩人之忠厚如此孔氏曰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

界之削則云覺國百里覺盛靡所聘恨其有人眾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

○董氏曰孟子荀氏作普天之下左氏引詩亦然

古無濱字說文作瀕徐鉉謂俗作濱非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布彭反嘉我未老鮮息淺反我方將

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毛氏曰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鄭氏曰

嘉鮮皆善也。○毛氏曰將壯也。○朱氏曰旅與膂

李氏曰毛氏以旅為眾案桑柔曰靡有旅力秦同善曰旅力既愆若桑柔之詩以謂眾力方盛猶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二

可也如秦誓及此詩但指作詩者及良士耳不得解為眾也旅亦訓陳左氏庭實旅百杜元凱注以

旅訓陳此旅力亦是陳力也。後漢傳殺詩曰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注旅陳也。○李氏曰

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蓋王

之意善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以我之力方且剛

強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毛氏曰燕燕安息貌盡瘁事國盡力勞瘁以從國

事。○鄭氏曰不已猶不止也李氏曰有不於行而馳驅於道路者

○李氏曰自此以下皆言役使不均劉氏曰彼或則慘慘劬勞彼或棲遲偃仰我則王事鞅掌彼或

湛樂飲酒我則慘慘畏咎彼或出入風議我則靡

卯也。○毛氏曰初吉朔日也。○孔氏曰離歷也。

毛氏曰吾網也。○朱氏曰此大夫以二月西征至

于歲莫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其毒大苦謂憂

之甚。○丘氏曰共人謂溫恭之人隱居不仕者也

賢者久不得歸於是悔仕進退既難恐不免於禍

念彼不仕之友閑居自樂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

如雨也。○王氏曰豈不懷歸畏此罪吾者世亂矣

欲去而畏懼罪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反。○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念暮

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瞻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五

瞻音脊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毛氏曰除除陳生新也孔氏曰上云二月初吉謂

謂二月也下云日月方與傳。○鄭氏曰昔以是時

往至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暮矣蓋身獨而事

眾是以勤勞而不暇也。○孔氏曰悔仕於亂故念

彼共人瞻瞻然情懷反顧恨不隱而遭此勞也我

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於六反。○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子六反

歲聿云莫采蕭穫戶郭反。○菽音叔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

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芳福反

毛氏曰與爓也。○鄭氏曰愈猶益也。○毛氏曰蹙

促也。○鄭氏曰詒遺也。○毛氏曰戚憂也。○鄭氏

曰興起也。○朱氏曰今未知還期而政事益以促

急是以此歲莫采蕭穫菽之時而不得歸也長樂

劉氏曰采蕭穫菽者冬之事也。董氏曰采蕭所

以祭也獲菽所以畜也觀時之晚所以爲畜爲祭

不得有備故。○鄭氏曰自詒伊戚我冒亂世而仕

自遺此憂悔仕之辭。○蘇氏曰念彼共人興言出

宿不安寢也鄭氏曰夜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朱氏曰畏此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昌慮反。○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六

聽之式穀以女

毛氏曰恆常也。○王氏曰靖靜也。○毛氏曰式用

也。○丘氏曰穀祿也。○朱氏曰以猶與也。○歐陽

氏曰嗟爾君子無恆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苦之

辭云無苟偷安使靖共爾位之職惟正直是與則

神將佑爾以福也。○鄭氏禮記注曰神聽汝之所

爲用祿與汝。○表記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

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

式穀以女鄭氏曰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

相親。呂氏曰上達者進乎高明下達者趨乎污

疴環非其人。○東萊曰上三章皆悔仕亂世厭於而白之也。

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歎至是知不可去矣則與其同列自相勞苦曰嗟爾

君子無恆欲安處也苟靜恭於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將佑之矣何必去哉卒章又申言之也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反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聽之介爾景福

毛氏曰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刺幽王也孔氏曰鄭氏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七

毛詩依三家為說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孔氏曰鼓擊也。釋文曰將將聲也。禹貢曰導

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孔氏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

○釋文曰湯湯流盛也。鄭氏曰淑善也允信也

○王氏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

忘反故人憂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者傷今而思

古也李氏曰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之未嘗忘也

鼓鍾喑喑音皆淮水浩浩音皆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

德不回

毛氏曰喑喑猶將將也。蘇氏曰浩浩水流也。

毛氏曰回邪也。王氏曰浩浩則既不溢矣淑人

君子其德不回亦思古也

鼓鍾伐磬古毛反淮有三洲憂心且妯勅雷反淑人君子

其德不猶

毛氏曰磬大鼓也周禮鼓人以磬鼓鼓役事注云尋有四尺。孔氏曰磬即皋也古今字異耳。孔氏曰水中可居曰洲

○蘇氏曰言水落而洲見也。毛氏曰妯動也猶

若也。王氏曰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以

言其久也其流連亦甚矣。孔氏曰憂結於心為

之變動容貌念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若幽王也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八

朱氏曰言不若今王之荒亂。董氏曰用於淮上則其地遠也用於三洲則其役久也其地遠其役

久則民怨而音變悽苦之氣貫。東萊曰淮有三

金石入陶匏故聞之者憂傷也。東萊曰淮有三

洲作詩者賦其當時所見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以灼反

不僭七念反

孔氏曰欽欽亦鍾聲也毛氏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孔氏曰人聞而樂進

善。爾雅疏曰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

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

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廣雅云琴長三

尺六寸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笙以匏為底列

十三管匏中笙筦有簧故或謂笙為簧磬以石為

之其制在考工記磬氏。蘇氏曰雅二雅南二南

也籥解見簡兮毛氏曰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樂

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

日雅萬舞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借周樂尚武故謂

萬舞為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歐陽氏曰季札

見舞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蓋以為文王之樂詩

南者不知南為何樂當闕所未詳。○朱氏曰借

亂也。孔氏曰先言鍾者先擊金以奏諸樂左傳

謂之金奏。朱氏曰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

其和也以雅以南以籥不借言三者皆不借也。○

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

人則非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徐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音多荒饑饉降

喪民卒流亾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

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

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羣

下至于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蘇

氏曰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九

楚楚者茨言抽勅雷其棘自昔何為我藪魚世黍稷

我黍與與音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

食以饗以祀以妥湯果以侑音以介景福

毛氏曰楚楚茨棘貌。鄭氏曰茨蒺藜也孔氏曰

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董氏曰鄭

康成謂趨以采菁當為楚菁之菁慮後世誤也。

說文曰菁蒺藜也而茨則以茅葺屋覆之名然。

則當康成世字猶為菁其為茨者後人誤也。

朱氏曰抽謂其條抽發。鄭氏曰與與翼翼蕃蕪

貌。毛氏曰露積曰庾孔氏曰甫田言曾孫之稼

會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

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千倉納庾是庾未入

倉矣故曰露積。鄭氏曰十萬曰億。毛氏曰

語云野有廩積。○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十

安安坐也侑勸也。孔氏曰介大也。鄭氏曰景

大也。王氏曰今棘茨之所生乃自昔我藪黍稷

之地。孔氏曰我所種之黍與與然我所種之稷

翼翼然蕃茂盛大皆得成就。王氏曰及其收也

則我倉既盈無所藏之則露積為庾其數至億長

劉氏曰古者內自鄉遂外薄要荒皆成井邑與與

然比鄰之黍皆豐也翼翼然左右之稷皆實也故

我庾充於億兆其成民如此然後可以致力於鬼

而不拜主人不言以介景福也

濟濟子禮踰踰七羊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

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毛氏曰濟濟踰踰言有容也孔氏曰曲禮云大夫

絜者在滌而芻之也○鄭氏曰冬祭曰烝秋祭曰

嘗董氏曰自黍稷成爲酒醴剝解剝其皮也○毛

氏曰亨饪之也孔氏曰亨謂煮之使肆陳也肆陳也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七

將奉持而進之也○毛氏曰祊門內也孔氏曰郊

祭祊于祊注云廟門外曰祊與此不同○鄭氏曰孔甚也○朱氏曰

明猶備也著也○毛氏曰皇大也○朱氏曰神保

鬼神之嘉號楚詞曰思靈保兮賢媵例于蓋古語

然也○長樂劉氏曰孝孫謂天子也○孔氏曰介

大也○鄭氏曰疆境界也○孔氏曰古之明王其

助祭之臣其儀濟濟然踰踰然乃潔所祀之牛羊

爲烝嘗之祭又曰周禮祭祀之聯事司徒既潔此

牲其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剝之者或亨煮之者或

陳之者或奉持而進之者○鄭氏曰孝子不知神

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

處祀禮於是甚明王氏曰凡祭禩求諸陰燭蕭

之問夫遊魂爲變無不之無不在求之不可一

所故祝祭于祊而祀事所以孔明也燭如悅反○

王氏曰夫然故先祖是皇神保是享而孝孫有慶

矣○丘氏曰孝孫有慶者神報以大福萬壽無疆

也

執爨七亂踏踏七夕爲俎孔碩或燔音或炙之救君

婦莫莫音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疇市由交錯禮儀

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毛氏曰爨饗爨廩爨也孔氏曰祭祀之禮饗爨以

饗爨在門東南北上踏踏言爨竈有容也孔氏曰

其從獻脯燔之數然言從獻者謂既獻酒卽以此

燔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尸賓長以

肝與此炙同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同則

之爲女○毛氏曰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孔氏

曰九嬪贊后薦徹豆邊是后主供邊豆由后能清

靜篤敬故能爲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

毛氏曰豆謂內羞庶羞也孔氏曰有司徹云宰夫

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

羞注云房中之羞其邊則糗餌粉糝其豆則醢食
 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獻醢房中之羞內羞也
 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朱氏曰為
 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朱氏曰為
 賓為客言既以豆獻尸又與賓客相獻酬也。曰釋
 而賓尸及賓客。孔氏曰正祭之日賓用之為薦
 明召又為釋而賓敬其尸釋雖在後而尸尊於賓
 客故先。○鄭氏曰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醉主人
 言之主。人又自飲酌賓曰疇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孔氏
 性少牢皆。○毛氏曰東西為交邪行為錯。○鄭氏
 有其事。○毛氏曰度法度也。○鄭氏曰古者於
 曰卒盡也。○毛氏曰度法度也。○鄭氏曰古者於
 旅也語。○朱氏曰獲得其宜也。○毛氏曰格來也
 酢報也。○孔氏曰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靜
 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
 以多福。○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
 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敬也醴酒在室醜酒在堂
 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眾賓飲一示民有
 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
 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東萊曰為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
 鄭氏以為一事誤矣燔肉與肝炙豈得謂之孔碩
 乎味坊記之言則三代之祭祀洋洋乎其可識矣
 我孔煨呼但反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查孝孫必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一 主

反芬字云反孝祀神嗜市志反飲食卜爾百福如幾音如
 式既齊既稷既匡反既敷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說文曰煨乾貌詩曰我孔煨矣。○董氏曰式用也
 ○鄭氏曰莫無也愆過也。○毛氏曰善於其事曰
 工。○李氏曰善於為祝者。○鄭氏曰徂往也賁予
 也。○釋文曰苾芬馨香也。○朱氏曰卜猶期也鄭
 與也。○毛氏曰幾期也左傳曰易式法也。○孔氏
 曰王肅云齊整也。○毛氏曰稷疾也。○孔氏曰王
 肅云匡誠正也。○毛氏曰勅固也蘇氏曰勅戒也。○陳氏
 曰極中也中者五福之所聚。○蘇氏曰禮行既久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一 西

筋力竭矣陳氏曰勞而乾竭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
 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鄭氏曰祝致神意
 而以嘏之物爾飲食芬潔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
 往予主人爾飲食芬潔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
 如期孔氏曰謂來必豐足不乏也。○李氏
 曰奉其祭祀整齊急疾誠正慎固故錫爾中之福
 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鄭氏曰此皆嘏辭之意
 孔氏曰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
 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
 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
 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
 董氏曰韓詩作馥芬孝祀。○釋文嗜作者曰市志
 反又巨之反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
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方吠徹
直列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鄭氏曰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徂位孝孫
往位堂下西面立也孔氏曰徂是自此適彼之辭

立於戶外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於
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徂位明遠於
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少牢皆○毛氏曰致告

告利成也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
養禮畢。孔氏曰特牲告利成即云祝入尸謂主
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孝
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
當從賓客來禮畢義出於尸主人所當先發讓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五

所六。鄭氏曰具皆也孔氏曰言皆醉者所祭
羣廟非止一神故也

朱氏曰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
之也。毛氏曰皇大也。朱氏曰皇尸者尊稱之
也。鄭氏曰載則也。孔氏曰鳴鼓鍾以送尸謂

奏肆夏也大司樂尸出。鄭氏曰尸節神者也神

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釋文曰謾起也。孔氏曰

象故尸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孔氏曰

夫祭則徹王之胙俎其餘則其屬也君婦籩豆而
徹之故言諸宰以膳夫是宰之屬也。長樂劉氏曰
已祀後徹豆籩不遲以疾為敬也。不遲不敢怠
且緩如神猶在也。水八。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
日亦不留神惠之意也。

姓則畱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孔氏曰特

首曰祝執其俎以出是歸賓客之俎也又特牲曰
祝命徹胙俎豆籩設於東序下所以畱同姓燕也

○孔氏曰此受嘏之後言祭畢告利成送尸徹饌
與同姓燕之事。東萊曰孔氏論特牲少牢禮祝

致詩意告主人以利成之說既得之矣其下又云
天子尊節文備祝先致尸意於主人乃致主人意
告尸此乃牽合以附鄭氏之說初無據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嘏既將莫怨具慶既醉飽
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
子子孫孫勿替天帝引之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六

毛氏曰綏安也將行也。鄭氏曰小大猶長幼也

○董氏曰稽首謂頭拜至地也。鄭氏曰惠順也
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爾雅曰替廢引長也子子

孫孫引無極也。孔氏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

章即陳燕私之事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

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又曰燕祭不得同樂

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朱氏曰凡。朱氏曰且

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為將受後祿而綏之也鄭

曰骨肉歡而。爾嘏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長樂

君之福祿安。爾嘏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劉氏
而不足者。而皆歡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

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董氏曰維其盡之則內盡志外盡物子孫係當不廢而引長之也爾雅注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

○孔氏曰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長樂劉氏曰天下之土昔為水之所汨而禹治九州距四海漭

田法成於禹稷久矣夏道衰微而公劉紹興後稷之業商道廢墜而大王季緒理公劉之遺文武既之天下而周公輔成王廣五服為九服推後稷之法以踐禹功遂成咷澮於天下至於幽王政煩賦重田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七

萊多荒飢饉降喪民卒流亡則咷畝不修於天下是以夫間之遂不距於溝畛下之溝不距於塗塗下之漚不距於澮道下之澮不距於川路下之川不距於海是所謂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也疆理者川自六鄉而距于海路自荒服而達于畿之謂也

東萊曰劉氏釋序之意善矣但詩之曾孫蓋泛指

周之盛王周自后稷教民播種故詩言後王務農

者皆本之后稷而謂之曾孫

信彼南山維禹甸田見之昀昀音原隰曾孫田之我

疆我理南東其畝

董氏曰南山終南山也○毛氏曰甸治也鄭氏曰禹治而

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孔氏曰四井為

邑四邑為三四上為甸五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計之則邑方二里方四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計之則邑方二里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澮是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澮成出兵車一乘為七十五人而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不易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傳說少康盡舉大眾故與出賦異禹盡力乎溝澮與匠人井間有澮同也賦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

川同也是則甸之法禹之所為原隰解見皇皇者成柔田也釋訓云昀昀田也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六

會孫○王氏曰疆者為之大界理者衡從其溝塗長樂劉氏曰疆謂有夫有畛有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澮有澮有川以疏道之也

也○毛氏曰南東或南或東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于溝則畝南矣其

遂南入于溝○孔氏曰信乎彼南山之野本禹所

治董氏曰雍州之山荆岐既旅終南停物則禹固治之矣。長樂劉氏曰周京於鎬南距于山其田獨

廣也○朱氏曰將言原隰墾闢之事故推其始○

王氏曰言信彼者以見幽王之時王政衰矣不明

乎得失之迹者聞有道先王之事則疑其不能如

彼故也○左傳齊國佐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長樂

劉氏曰南東其畝者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鄭

氏稍人注曰丘乘讀與維禹畝之之畝同其訓曰

乘賈公彥疏曰鄭據韓詩為說敵是單陣故訓為乘彼詩當是均田之意是以酌酌為當也

上大同雲雨于付雪雰雰數云益之以霰公革霖木

既優憂既渥烏谷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爾雅曰冬為上天。朱氏曰同雲雲一色也將雪

之候如此。毛氏曰雰雰雪貌。爾雅曰小雨謂

之霰霰。鄭氏曰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

澤則饒洽山陰陸氏曰三辰之事雪則欲盛而徧故於雪言雰雰雨欲微而潤故於雨言霰

疆場音亦翼翼黍稷或或於六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界

必麻我尸賓壽考萬年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九

毛氏曰場畔也前漢書張晏注至此易主故曰易。孔氏曰翼翼

然閑整。毛氏曰或或茂盛貌。鄭氏曰歛穫曰

穡界子也。丘氏曰與口謂獻熟食并酌齊獻口

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口口因酌以酢賓

并祭末燕同姓於燕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

事。長樂劉氏曰疆場翼翼謂八家一井各有疆

場萬井縱橫左右翼翼也黍稷或或謂萬井基布

廣野或或成文也會孫之穡以為酒食界我尸賓

壽考萬年者公田所收以為酒食祭祀陰陽和萬

物遂而人心歡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

萬年也

中田有廬力居疆場有瓜是剝邦角是菹側居獻之

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祐音

鄭氏曰中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後

書注春秋井田記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

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

董氏曰公田百畝內除二十畝為八家治田之廬

二畝於畔上種瓜前漢書食貨志瓜。毛氏曰剝

瓜為菹也鄭氏曰剝削。鄭氏曰祐福也。孔氏

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

有廬舍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所以便地也王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辛

曰疆場有瓜則瓜新熟獻於天子乃為菹以供祭

祀。鄭氏曰獻於先祖者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

之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

其毛取其血音

丘氏曰清酒清潔之酒也言祭則惟鬱鬯并五齊

是用若玄酒示不忘古而已三酒諸臣之所酢非

祭用也孔氏曰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鬯釀柘為酒也五齊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緹齊

五沈齊三酒一事。毛氏曰騂牡周尚赤也孔氏

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周尚赤故郊廟日三

刀乃有鸞者言割中節也孔氏曰鸞即鈴也謂毛

以告純也孔氏曰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

毛以宗物章昭曰物血以告殺孔氏曰亦楚語文

也色也是毛以告純管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孔氏

者賜間脂也以脂膏合之黍稷實之蕭乃以火燒

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郊特牲曰取腍管燔

燎升首執賜也定本及集注皆○鄭氏曰祭之禮

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乃納亨時孔

曰大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謂牽牲入廟將殺授

亨人故謂之納亨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充

人云頑牲則贊注云助君○長樂劉氏曰王躬執

牲入告肥是獻之也

鸞刀以啟牲耳之毛豆薦其血蕭蒸其管王氏曰

刀者以親殺也子孫之養其祖考當自致其力故

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卿

大夫祖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取腍管乃○郊特

牲注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為上也

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

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

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

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

陰陽之義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圭

萬壽無疆
毛氏曰烝進也朱氏曰或曰冬祭名○董氏曰苾苾芬芬香

氣上達也○鄭氏曰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倬陟角反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音我農人自

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音或耔黍稷薿薿魚起反攸介

攸止烝之承反我髦音士

毛氏曰倬明貌○孔氏曰甫大也○朱氏曰十千

公田所取之數也鄭氏曰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圭

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

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

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孔氏曰鍾

容六斛四斗○橫渠張氏曰一成之田九萬畝公

取十千畝九○朱氏曰陳舊粟也○毛氏曰耘除

一之法也

草也耔離本也孔氏曰前漢食貨志云后稷始畝

終畝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苗葉

以上稍耨龍草因躋其土以附苗根比成穰盡而

根深能風與旱故穰然而○朱氏曰薿茂盛貌○

王氏曰介助也止息也○毛氏曰烝進也髦俊也

○蘇氏曰一成之田歲取萬畝以為國用○朱氏

曰取其陳以食農人言積之久而有餘於是存其

新而散其舊以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

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則無紅腐而不可食之患矣。蘇氏曰是以親適南畝而視其耘耔助其勤力止其怠惰。朱氏曰進我俊士而勞之也。毛氏曰治田得蘇氏曰進其髦俊者如漢寵力田之類歟。○前漢食貨志曰或耘或耔黍稷凝凝。東萊曰今者指周盛王之時也言周王適南畝以勞農見農夫散布田野或耘或耔而其黍稷凝凝然而盛乃相助而休息之又於間進其髦俊者以勞勉之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恆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三

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即詩所謂髦士也

以我齊音明與我犧許宜反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

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牙稼反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

稷黍以穀我士女

朱氏曰齊與黍同曲禮曰稷曰明黍此言齊明便

文以協韻爾毛氏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孔氏

六穀也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孔氏曰羊言犧謂

純色又曰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獨言羊以會句。○毛氏曰

社后土也孔氏曰中唐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后土者地之大名也鄭駁異義以

為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

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為后土死以配神而祭之。左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前漢郊祀志云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祭廟共案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稷祭廟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注冢大也土土神方迎四方氣於郊也。謂大社也田祖稷神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官之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在西立冥在北是也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秋成報功則總祭社為陰祀其犧用純黑色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朱氏曰四時迎五行氣於郊以五帝五官配焉木之帝曰太皞官曰句芒火之帝曰炎帝官曰祝融土之帝曰黃帝官曰后土金之帝曰少皞官曰蓐收水之帝曰顓頊官曰左冥。○鄭氏曰臧善也御迎也。○毛氏曰田祖先嗇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三

也孔氏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

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周禮籥章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籥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王氏曰田祖者生而為田畯死而為田祖若樂工之死而為樂祖也。○孔

氏曰甘雨者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毛氏

曰穀善也。○鄭氏曰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

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毛氏曰

所以祭社與方者由我田盡善農夫喜慶之故也

○孔氏曰至前孟春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

田祖之神而祭之以求甘澍之雨王肅云大得我

稷黍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王氏曰作樂以

作樂以

御田祖祈甘雨農事終則有始也祈甘雨所以介稷黍介稷黍所以穀士女樂歲則士女多賴故也

○釋文齊本又作盍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于轍反彼南畝田峻于峻反至喜

攘如羊反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以豉反長畝終善且有

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鄭氏曰饁饋也。王氏曰畝大抵以南為正故每

曰南畝。鄭氏曰田峻司嗇今之嗇夫也。漢百官表鄉有

嗇夫職聽訟收賦稅。蘇氏曰攘取也。毛氏曰易治也。王氏曰禾易禾生樂易也

長畝竟畝也。朱氏曰有猶多也。毛

氏曰敏疾也。孔氏曰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畝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五

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蘇

氏曰於是田峻至而喜之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

以知其旨否。朱氏曰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

蘇氏曰民盡力於禾其生竟畝如一庶幾終善且

有於是王無所譴者曰農夫敏矣。東萊曰此章

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峻往來其間

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攘其左右嘗其

旨否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間

也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預知其收穫終當善

而且多矣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者言農夫能敏於

田事如此王者無由譴怒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

若不敏於農則怒矣蓋其喜怒欣戚專在於農也

洛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所好見嘉穀大爾則

喜爾正此意也

曾孫之稼如茨徐私反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反如坻直基反

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鄭氏曰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孔氏曰墨

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蓋言其積聚高

大如屋茨耳。王氏曰茨者如束茅而積之者也

○毛氏曰梁車梁也。孔氏曰孟子十二月與梁成

梁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

容車渡則高廣者。鄭氏曰庾露積穀也坻水中

之高地也。孔氏曰釋水云水泚曰坻。朱氏曰箱車

箱也如茨言其密比也如梁言其穹窿也。董氏

曰如坻則鱗比而出也如京則絕高者亦非一矣

○鄭氏曰見禾穀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

萬車以載之。蘇氏曰言黍稷稻粱無所不有也

○東萊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所生莫非曾

孫禾稼也鄭氏以稅言之陋矣執訊獲醜戰十之

慶也黍稷稻粱農夫之慶也蓋農夫視黍稷稻粱

之豐以為天子之美盡在此矣不知其他也此詩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五

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所言述首章今適南畝勞農之事也故曰曾孫來止田峻至喜四章所言述二章以御田祖祈福之事也故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自曾孫之稼以下所謂大福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孔氏曰序不言此女指相類承上篇而略之也思古者楚茨至

大田多稼既種章勇反

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以冉反耜

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毛氏曰種擇其種也○朱氏曰戒飭其具也○毛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毛

氏曰覃利也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

耒釋文曰京云耜耒下耒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說文曰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耒勑

丁○孔氏曰王肅以俶為始載為事○毛氏曰庭

直也○鄭氏曰碩大也若順也將稼者必先相地

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孔氏曰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耜之也修耒耜具田器孔氏曰鉷箕之屬

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櫛陳根可拔

而事之孔氏曰此出於農書以冬土定故極櫛於地與地平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櫛

則陳舊之○蘇氏曰取其利耜而始有事於南畝

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

皆直而大以順王之所欲李氏曰凡民之所以勤孫是若故也言民皆順曾孫之意○東萊曰大田多稼總言之也

既種既戒以下至於卒章自始及末以次陳之也

稼雖有如嫁女有所生之訓不必訓稼為種也

既方既皁才老反既堅既好不稂音郎不莠音秀去起居反

其螟莫庭反螾徒得反及其蝻莫侯反賊無害我田稂音田反

祖有神秉畀炎于沾反火

鄭氏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孔氏曰有孚甲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極者一孚二米言

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鑿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毛氏曰實未堅熟曰阜稂童梁

則開甲始生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毛

也釋文曰童梁草也說文作莠云稂或字也禾粟之秀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莠也莠似苗

也孔氏曰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糲

注云莠似粟莠似苗也○董氏曰莠莠草也○國語

稂而無實食心曰螟食葉曰蝻食根曰蝻食節曰

賊孔氏曰皆釋蟲支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螻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

或說云蝻螻蝻也食苗根為人患舊說蝻蝻蝻蝻

一種蝻也如言寇賊蝻充內外言之耳故健為文

蟲皆蝻也○說文曰稂幼禾也○釋文曰秉執

持也界與也○鄭氏曰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

熟矣盡齊好矣長樂劉氏曰穀粒之生先有房甲既阜矣而未黃綻曰堅既實矣而未充滿曰阜

堅矣而未成可剪刈曰好而無稂莠孔氏曰稂莠亦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擇種之善民力之專

其禮祀以為報董氏曰鄭康成以來方為四方不
也。○孔氏曰其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黍盛

以獻以祀神饗之而報以大福長樂劉氏曰王者
有神護民之稼穡者靡不祭之示愛其民而為之

獨舉騂黑者孔氏所謂略舉二方以為韻句是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
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音
毛氏曰興也。王氏曰洛水東都之所在也。○毛

曰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毛氏曰韎韐者茅
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韞也。鄭氏曰韎韐者

彼洛水而思古之明王見其地而不見其人也先
王會諸侯於東都於是爵命諸侯君子至此福祿

如茨者言能爵命之厚也韎韐有爽以作六師者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三

使服韎韐之韐而作六師也周官凡有兵事章弁

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韎韐之附注是也朱氏曰
至此洛水之上受寵錫之厚而又帥天子之六師

渭洛故毛傳以洛為宗周之浸水洛水雖出於京
兆上洛西山然其流尚微此詩所謂洛蓋指東都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補頂反琫必孔反有珌

毛氏曰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也孔氏曰鞞

呂氏讀詩記 卷二十二 三

容者容飾也天子玉琫而珌音珌諸侯瑩徒黨反琫

而琫必孔氏曰琫似琫說文曰琫屋甲也爾雅曰
也白金美者謂之琫琫屋屬而不及於屋用其甲

物如此。○長樂劉氏曰天子尊賢樂善非徒爵命
之於一時又將延年逮其子孫俾克安於封土焉

朱氏曰同猶聚也上氏曰同俱也謂俱聚於諸侯之身。○毛氏曰家